

[英] 柯南道尔 著 曾强 等译

[原版插图 全译本]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恐怖谷

The Valley of Fear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英] 柯南道尔 著 曾强 等 译

精选原版插图 全译本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恐怖谷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恐怖谷 / (英) 柯南道尔 (Conan Doyle, A.) 著 ;
曾强等译.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8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ISBN 978-7-222-10254-5

I. ①恐… II. ①柯… ②曾… III. ①侦探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01764号

责任编辑: 和晓玲 刘诚林

特邀编辑: 杨 森

责任校对: 和晓玲

责任印制: 段金华

书 名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恐怖谷
作 者 (英) 柯南道尔 著 曾强等 译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640mm×946mm 1/16
印 张 9.875
字 数 155千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印 刷 北京九天众诚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10254-5
定 价 18.80元

尊敬的读者: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4194864 4191604 4107628(邮购)

目 录

第一部 伯尔斯通的悲剧

第一章 警 告	2
第二章 福尔摩斯先生的叙述	10
第三章 伯尔斯通的悲剧	18
第四章 迷雾重重	26
第五章 剧中人	37
第六章 柳暗花明	48
第七章 解 决	59

第二部 死酷党人

第一章 这个老兄	76
第二章 帮 主	84
第三章 维尔米萨三百四十一分会	100
第四章 恐怖谷	114
第五章 最黑暗的时刻	123
第六章 危 险	134
第七章 伯尔弟·爱德华巧设圈套	143
第八章 尾 声	152

第一部 伯尔斯通的悲剧



第一章 警告

我说：“我倒觉得……”

福尔摩斯不耐烦地说：“我应该这样做。”

我自信我是一个很能经受挫折的人，可是我不得不承认，他这样满不在意地打断我的话，使我很生气。

我严厉地说：“福尔摩斯，说真的，你有时使人有些难堪。”

福尔摩斯这时正在沉思冥想，没有立即答复我的抗辩。他用手支着头，面前放着的早餐一口未动。他目不转睛地望着刚从信封中抽出来的那张纸条，然后把信封拿起来举到了灯下，仔细地察看着信封的表面和封口。

“这是波洛克的笔迹”，他沉思地说道，“虽然波洛克的笔迹我以前只见过两次，但我毫不怀疑这张字条是他亲笔所写的。它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把希腊字母 e 的上部写成花体字。如果真是波洛克写的，那就一定发生了头等重要的大事了。”

他这是在自言自语，并不是对我说的，不过听了 he 这番话，我来了兴致，不快的心情随之也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波洛克是什么人？”

“华生，波洛克是个假名，不过是一个人的身份符号；可是它背后却有一个诡计多端、难以捉摸的人物。他以前在一封信中坦率地告诉我，这不是他的名字，并且蔑视我在这个大都市的熙熙攘攘的人海中无法追踪到他。波洛克本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与他接触的那个大人物。你想想，一条鲸鱼和一条鲨鱼，一只豺狼和一头狮子，一个本身并非了不起的东西和一个十分可怕的东西联合起来，那会怎么样

呢？这不仅十分可怕，而且阴险，极为阴险。在我看来，这就是他的来历。你听过我谈到莫里亚蒂教授吧？”

“那是个著名的手段高明的罪犯，在骗子中名声显赫，就像——”

“别让我脸红了，华生！”福尔摩斯以不赞成的口气小声说道。

“我要说的是，正如他在公众中不为人知一样。”

“说得妙！你真是机灵透顶！”福尔摩斯叫道，“我发觉你的言谈话语中越来越显示出某种出人意外的、狡黠的幽默来了，华生，我得学着对你严加防范啊。但是，从法律的角度上讲，你把莫里亚蒂称为罪犯，是公然发表诽谤言论——而这也正是你言论中的光彩奥妙之处啊！他是古往今来最大的阴谋家，是一切罪恶的总组织者，是黑社会的首脑，一个足以左右民族命运的智囊！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可是，一般人对他却毫不怀疑，他从未受到任何指责，他的处世手段又使自己默默无闻，这神通令人叹为观止。因此，就凭你说的这几句话，他就可以把你拖上法庭，罚你一年的年金去抵偿他的名誉损失。他不就是《小行星动力学》这部书的赫赫有名的作者吗？这本书在纯数学领域达到少有的深度，据说在科学出版界没有人能批评它。这样一个人是能诽谤的吗？你们两人的名分，一个是恶语伤人的医生，一个是遭受诽谤的教授。华生，这就是他的超人的能力。如果一些次要的人物肯饶过我，我们成功的日子肯定会到来。”

我真诚地喊道：“但愿我能看到这一天！不过你刚才谈到波洛克这个人。”

“呵，是的——这个所谓的波洛克是整个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与那个重量级连接物相距不远。波洛克这一环节不算十分牢固——这一点只有你知我知。据我检测，他是这根链条中惟一薄弱的环节。”

“有了最薄弱的环节，那么整个链条也就不牢固啦。”

“确实如此，我亲爱的华生！这样说来，波洛克就极端重要了。由于他还有点起码的正义感，而且我又不失时机地暗中给他送去一张十英镑的钞票，在这一点适当的鼓励下，他已经有一两次提前给我通风报信了，都很有价值——其最大的价值在于，使我可以预料和阻止罪恶勾当的发生，而不只是去惩罚罪犯。我相信，如果我们有密码的话，我们就能看出来这次通信也是我刚才所说的那种性质的。”

福尔摩斯又把那张纸平铺在空盘子上，我站了起来，在他身后低



头注视着那些稀奇古怪的文字，文字排列如下：

534C21312736314172141

道格拉斯 109293537 伯尔斯通

26 伯尔斯通 947171

“福尔摩斯，你从这些字中能看出什么来？”

“很明显，这是想用来传达秘密消息的。”

“可是没有密码本，密码毫无用处。”

“在这种情况下，是完全没用的。”

“为什么你说‘在这种情况下’呢？”

“因为有许多密码，像私事广告栏里的秘密，我都能很容易的看懂。这类粗浅的伎俩是种智力游戏，不会绞脑汁的。但是这个密码却大不相同了。它明白地指着某本书中某一页上的一些词。不告诉我哪本书和哪一页，我是无能为力的。”

“那为什么提到‘道格拉斯’和‘伯尔斯通’呢？”

“很明显，有关的这一页上没有这两个字。”

“那他为什么没有指明是哪本书呢？”

“我亲爱的华生，你那与生俱来的机敏和固有的狡猾，让你的朋友们感到很高兴。以你这样的机敏，是一定不会把密码和这封信装在同一个信封里的。因为一旦信被送错了地方，你势必败露无疑。而像这样分开放，只有两封信都投递错了，才会造成危害。现在，我们的第二个邮件早就该到了。如果这封信没有给我们带来进一步的说明，或者更有可能的是，查询这些数字的那本书，那才叫我吃惊呢。”

果不出福尔摩斯所料，过了几分钟，小听差比利进来了，送来了我们所期待的那封信。

“笔迹相同”，福尔摩斯打开信封，说，“真的还签了名。”当他展开信笺的时候，乐不可支，接着说，“好哇，华生，可以有进展了。”可是他看完信的内容以后，眉头又紧锁起来。

“哎呀，太使人失望啦！华生，恐怕我们的期望都要成泡影了。但愿波洛克平安无事。信上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福尔摩斯先生：

这件事我不愿再做下去，太危险了。他怀疑我了。我可以看出他在怀疑我。我写完信封上的地址后，这信是想寄给你密码的索引，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出现在我面前。我倒还遮掩过去了。要是他看清，对我就很不利了。不过，从他的眼光，我看出他怀疑我。请你烧掉那密码信息，它现在对你没有用了。

弗雷德·波洛克”

福尔摩斯坐了一小会儿，用手指搓捻着这封信。他眉头紧皱，凝视着炉火。

“毕竟”，他终于开口说道，“这可能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也许只不过是心中存有鬼，感到内疚而已。他觉得自己是一名叛徒，所以，可能从另外那个人的眼中看到了谴责的目光。”

“那个人就是莫里亚蒂教授吧。”

“正是！不论那伙人中谁提到‘他’，大家都知道他们指的是谁。他们全体成员中只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他’。”

“但他能做什么呢？”

“哼！这倒是个值得研究的大问题。当有一个欧洲第一流的智囊人物在与你作对，而他背后还有黑社会的一切势力做靠山，他什么办不到？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朋友波洛克显然是吓得不知所措了——请你把信纸上的笔迹和信封上的比较一下看。这说明，信封上的字是那个恶人突然来访前写的，所以清楚而有力，可是信纸上的字就潦草得几乎看不清楚了。”

“为什么他要写呢？为什么他不索性放下不管呢？”

“因为他害怕那样做，我就会查问他，这很可能给他找麻烦。”

我说：“是的”，我拿起原来用密码写的信，皱着眉头仔细看，“明知这张纸条上有重大秘密，可是谁都没办法弄个明白，真是把人急疯了。”

歇洛克·福尔摩斯推开他没动过的早餐，点着烟斗，烟味刺鼻。每当他沉思默想时就离不开这烟斗。“怪了！”他把身子靠在椅背上，凝视着天花板，说道，“也许缺的是那个马基雅弗利的才智，漏过一些东西。那就靠纯推理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吧。这个人编写密码信的



蓝本是一本书。我们就从这点入手。”

“这相当没把握。”

“那么看看能不能把范围缩小一点。只要我集中注意力研究，不愁破解不了。从这本书我们能不能得到什么启示？”

“丝毫没有。”

“得了，得了，未必糟到这个地步。这封密码信，开始一个 534，这可是个大数字，不是吗？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假设：534 是密码出处的页数。可见这是本很厚的书了。这样我们就多少有些收获了。这本厚书到底是哪类书呢，我们有没有别的迹象？第二个符号是 C2，你看它是什么意思，华生？”

“那么是第二栏的意思！”我叫道。

“华生，你真聪明，你今天早晨可真是才华横溢呀。如果不是栏的意思，那我就完全想错了。所以你看，我们开始设想有一本厚书，是分两栏印刷的，每一栏都相当长，因为信里有一个词标着 293。我们是不是已经推理推到头了呢？”

“恐怕是。”

“你不太相信自己了。亲爱的华生，再发挥一下你的才智。再启动一下你的灵感。如果这本书不是一本常见的书，他会已经寄给我了。在他的计划受到挫折以前，他曾想在这个信封中寄给我这个线索。他在信中是这样说的。这像是表明，他以为我自己找到这本书是没困难的。他有这本书，并且想象我也会有。总而言之，这是一本很普通的书。”

“你的话听起来确实有理。”

“所以我们已经把探讨的范围缩小到一本厚书上了。书分两栏排印，并且是一本常用的书。”

“圣经！”我得意扬扬地大声说道。

“好，华生，好！可是，还不够十分准确。要说我还有自知之明，我就不会说那是莫里亚蒂党徒手边不大会有的书来。此外，《圣经》的版本那么多，很难设想两个版本页码都相同。这本书显然是版本统一的。他知道他书上的 534 页肯定和我书上的 534 页完全相同。”

“但只有极少数几本书才符合这种条件。”

“正是这样，我们的突破就在这里。我们搜寻的范围又缩小了，

要找一本任何人都可能有的统一版本的书。”

“是萧伯纳的书！”

“还是有问题的，华生。萧伯纳的用词简洁而且精炼，但词汇量有限。用他的选词不适于传递一般的消息。我们可以排除萧伯纳的作品了。字典嘛，由于同样的原因，恐怕也不大可能。那么还剩下什么了呢？”

“是一本年鉴！”

“太棒了，华生！如果你没有猜中要害，那我就完全弄错了。一本年鉴！让我们考虑一下惠特克年鉴所符合的要求。这是一本很常用的书，它有所必需的页数，是分两栏排印的。虽然前面的部分用词简洁，但接近结尾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简直是太啰唆了。”福尔摩斯从书桌上拿起了这本书，“这是534页，第二栏，我看这一栏够长的，写的是有关英属印度的贸易和资源问题的。请你把这些词记下来，华生！第十三个词是‘马拉塔’。恐怕这不是个吉利的开头。第一百二十七个词是‘政府’，虽然这个词跟我们和莫里亚蒂教授都不很相干，但至少还有点意义。再看下去。马拉塔政府做了些什么呢？哎呀，下一个词是‘猪鬃’。我的好华生，没有成功！就这么搁浅了！”

他虽然用的是开玩笑的口吻，说得轻松，可是颤动的浓眉却反映出了内心的失望和懊恼。我坐在一旁毫无办法，闷闷不乐，定睛看着壁炉。福尔摩斯突然喊了一声，打破了长时间的寂静。他冲向书柜，手中拿出另一本黄皮的年鉴。

他大声说：“我们吃了追赶时间的亏了！我们着急，受到了通常的惩罚。今天才是一月七号，我们就早早地买来了新年鉴。更有可能的是，波洛克从旧年鉴中组成





他的信息。如果他能把那封说明信写完，他肯定会告诉我们这点的。现在让我们看看第 534 页上都有些什么。第十三个词是‘there’，有戏，第一百二十七个词是‘is’——两个词连起来是‘有’——”福尔摩斯的双眼发出兴奋的光芒。当他数着字词的时候，他那纤细而又神经质的手指颤动着，‘危险’，哈！哈！好极了！把这句话记下来，华生。‘有危险可能马上降临。’然后是个名字‘道格拉斯’——‘富绅现住 在伯尔斯通村的伯尔斯通庄园——自信此事十万火急。’你看看，华生，你对纯推理及其成果是怎么看的？如果蔬菜水果店有桂冠卖的话，我就会派比利去买一顶回来。”

福尔摩斯一面破译密码，我一面在膝上把它草草记在一张大页书写纸上。我禁不住凝视着这些奇怪的词句。

“他这样的表达意思的方法真叫古怪而费劲。”我说道。

“恰恰相反，他干得太妙了”，福尔摩斯说道，“只在一栏文字里找那些用来表达你的意思的字眼时，你很难指望找到你所需要的每个词。因此你也只好留下一些东西，让你的收信人靠智慧去理解了。这个信息的意图是完全清楚的，正在施行一项诡计加害于一个叫道格拉斯的人，不知他是什么人，但是已表明，他是住在一个富饶乡村的绅士。他深信，虽然写成信，事情是紧迫的。这就是我们的成果，一件精心分析的成果。”

福尔摩斯在取得较好成绩的时候，总像真正的艺术家那样，他的喜悦不是围绕个人得失的，甚至当成绩没有达到他满心期望的高度而暗地里伤心的时候他也是这样的。福尔摩斯仍在暗中庆幸自己的成绩时，比利推开了门，把伦敦警察厅的警官麦克唐纳请了进来。

在八十年代末的早期，阿列克·麦克唐纳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在全国赢得声望。那时他还年轻，但是在侦探界已是深受信任的，因为交予他的几个案件，他出色地完成了。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显出超常的体力。他巨大的头颅，深陷而炯炯有神的眼睛清楚地表明他有敏锐的智力，他浓厚的眉毛也同样闪出他的智力。他是个沉默寡言、一丝不苟、性格顽强并有很重的阿伯丁口音的人。

福尔摩斯已经帮他办成功过两起案子了。而福尔摩斯自己所得到的唯一酬劳，就是运用智力解决难题而获得的欢乐。因此，这个苏格兰人对他的这位业余同行非常爱戴和尊敬，这表现在，每逢他遇到困

难，就来向福尔摩斯求教，态度十分坦诚。平庸之辈看不到人家比自己高明，而有才能之人却能立即发现他人的天才之处。麦克唐纳很有才干，他深知向福尔摩斯求援并不辱自己的身份，因为福尔摩斯无论在才能上和经验上，都已经是欧洲独一无二的侦探了。福尔摩斯不善交友，可是他对这个高大的苏格兰人十分宽容，对麦克唐纳始终笑脸相迎。

“你来得够早的，麦克先生”，福尔摩斯说道，“我祝你顺利。恐怕又发生什么案子了吧？”

“如果你说的是‘希望’，而不是‘恐怕’的话，福尔摩斯先生，我认为倒是更贴切一些”，这位警官会意地咧开嘴笑着答道，“喔，可能来一小口酒就能驱散早晨这阴冷的寒气了。不，我不抽烟，谢谢你，我还得继续赶路呢。在案发后的第一时间亲临现场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你比谁都清楚，可是——可是——”

警官突然停了下来，非常惊诧地看着桌子上的一张纸。正是在这张纸上我潦草地记下了那个意思不明的信息。

警官断断续续地说：“道格拉斯！伯尔斯通！福尔摩斯先生，这是什么，是巫术！你到底是从哪儿弄到这些奇怪的名字？”

“那是华生医生和我恰好要解决的密码。可是……这些名字有什么问题吗？”

警官又惊异又不解地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福尔摩斯。

警官说：“就是这位伯尔斯通庄园的道格拉斯先生，今天早晨惨遭杀害了。”



第二章 福尔摩斯先生的叙述

我的朋友福尔摩斯先生生来就是为着这些戏剧性的时刻而过活的。要说这惊人的宣布道格拉斯死亡,使他震惊或激动了则有些过分。福尔摩斯的本质中没有一点残酷,他只是由于长期过分受到刺激,而确有一些反应迟缓。然而,如果说他感情迟钝了,他敏锐的智力仍然特别机警。在唐突宣说的时候,我自己一点也没感到恐怖,可是福尔摩斯的面孔上流露出的是精神集中时的安详和宁静,好像一位化学家看着晶体在饱和的溶液中分解。

“真是出乎意料!”他说道,“出乎意料!”

“可你看起来并不感到吃惊啊!”

“只是吸引了我的注意,麦克先生,我一点也不感到吃惊。我为什么要吃惊呢?我从一个来源收到了一封匿名信,我知道这很重要,信中警告我说危险要降临到某个人身上。一个小时之内,我又获悉危险已经发生了,那个人死了。正如你所看到的,我对此很关注,但并不感到吃惊。”

他把信和密码简要地向那警官讲了讲。麦克唐纳双手托着下巴坐着,两道淡茶色的浓眉拧成一团。

“今天早晨我原本打算要到伯尔斯通去”,麦克唐纳说,“我来这里就是问一下你和你的这位朋友是否愿意和我一起去。不过,从你刚才的话听来,我们在伦敦也许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并不这样认为。”福尔摩斯说。

警官大声说:“福尔摩斯先生,你算了吧!一两天内报纸上将登满伯尔斯通神秘案件,可是如果伦敦有一个人,事先就预言要有案件

发生，那么还有什么神秘的呢？我们只有抓到那个人，其余的事自然会解决。”

“麦克先生，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你建议怎样才能抓到所说的波洛克呢？”

麦克唐纳把福尔摩斯递给他信翻了过来。“是从坎伯韦尔寄出的——这条线索对我们没多大用。名字嘛，你说是假的。肯定不会有进展的。你不是说你给他送过钱吗？”

“两次。”

“是怎么送去的？”

“把纸币寄到坎伯韦尔邮局。”

“你没有留神看看是谁取走的吗？”

“没有。”

警官似乎很吃惊，而且还有点震怒地问道：“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我向来守信用。他第一次写信来的时候，我答应过不去追踪他的。”

“你认为他背后还另有其人吗？”

“我知道还有人。”

“是我听你提起过的那位教授吗？”

“一点不错。”

警官麦克唐纳微微一笑，他眨巴着眼皮，瞥了我一眼，“不瞒你说，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刑事调查部都认为你对这位教授存有偏见。关于这件事，我曾经亲自去调查过。他很像是位有学问、有才能而令人尊敬的人。”

“我很高兴，你竟会赏识这位天才。”

“老兄，你不得不承认他是个天才。听了你的看法以后，我决心去亲自见他。我和他聊起了日食，我想不起来怎么会谈到日食，他拿出了一个反光灯和一个地球仪，只用一分钟便把问题讲得很清楚。他借给我一本书，我不在乎承认这本书我理解不了，虽然我在阿伯丁受过良好的教育。他面孔瘦削，头发灰白，谈起话来很庄重，真像一位部长。我们分别的时候，他把手放在我的肩上，很像一位父亲在儿子走向这个冷酷的世界的时候为他祝福。”

福尔摩斯搓着双手，轻声地笑了，“太棒了！”他说道，“太棒了！”

请你告诉我，我的朋友麦克唐纳，这次愉快而又动人的会面，我猜是在教授的书房里进行的吧？”

“是这样的。”

“一个很精美的房间，是不是？”

“非常精美——确实非常漂亮，福尔摩斯先生。”

“你是坐在他的写字台前面吧？”

“正是如此。”

“阳光晃着你的眼睛，而他的脸则在暗处，对不对？”

“噢，那是在晚上，可我注意到灯光是照在我脸上的。”

“可能吧。你可曾注意到教授座位上方墙上挂着一幅画？”

“我不会视而不见，福尔摩斯先生。也许这是我从你那里学来的本领。不错，我看见那幅画了——是一个年轻的女子，两手托着头，斜着眼睛看人。”

“那是让·巴普蒂斯特·格勒兹的油画。”

警官尽力显得很感兴趣。

福尔摩斯两手指尖交叉，仰靠在椅子背上继续说：“让·巴普蒂斯特·格勒兹是一位法国画家，从一七五〇年到一八〇〇年很活跃。当然，我是指他的画盛行的时期。现代评论认同了他，他同时代人对他的评价甚至更高一些。”

警官的眼睛显得茫然不解。

他说：“我们最好还是……”

福尔摩斯打断他的话说：“我们一直在谈这件事。我说的一切都与你所说的伯尔斯通神秘案件有直接的和重要的关系。事实上，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正是这一案件的中心。”

麦克唐纳露出惨淡的微笑，他求援似地望着我说道：“对我来说，你的思维运转得有点太快了，福尔摩斯先生。你省过了一两个环节，可我就摸不着头脑了。这个死了的画家到底和伯尔斯通事件有什么联系呢？”

“一切知识对于侦探来说都是有用的”，福尔摩斯说道，“一八六五年时，格勒兹一幅题为“牧羊少女”的画，在波梯利斯拍卖时，卖到一百二十万法郎，相当于四万以上英镑——即使这样一件琐细的小事，也可以引起你的一系列的深思吧。”

显然，这确实引起警官的深思，他认真地注意听着。

“我可以提醒你”，福尔摩斯接着说道，“教授的薪金可以从几本可靠的参考书中判断出来，每年是七百英镑。”

“那么他怎么能够买……”

“很对，他怎么能买？”

警官沉思地说：“啊，说得好。福尔摩斯先生往下说。我爱听，太好了！”

福尔摩斯笑了。对于真诚的称赞，福尔摩斯总是感到温暖的，这是真正的艺术家的特点。

福尔摩斯问道：“去伯尔斯通的事怎么样呢？”

“我们还有时间”，警官看了看表说道，“我叫了一辆马车在门口等着呢，用不了二十分钟，我们就能到达维多利亚车站。但是说起这幅画，我记得你曾经告诉过我，福尔摩斯先生，你说从来没见过莫里亚蒂教授呀。”

“是的，我从没见过他。”

“那你又是怎么知道他房间里的情况的呢？”

“啊，那又是另外一码事了。我去过他的房间三次，有两次以不同的借口等着他，他还没回来，我就离开了。还有一次——嗯，关于这一次我实在不好对你这个官方侦探讲。就是在最后一次，我擅自翻阅了一下他的文件——获得了完全意想不到的结果。”

“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

“丝毫没有，这正是令人惊奇之处。不管怎样，你现在已经看到这幅画的意义了。它说明莫里亚蒂是一个极富有的人。他的财富是怎么敛到的呢？他还没有结婚。他的弟弟是英格兰西部一个车站的站长。他的教授职位每年是七百英镑。而他竟拥有一张格勒兹的油画。”

“嗯？”

“这样一推论，就十分清楚了。”

“你的意思是说，他有大笔的收入，而且一定是非法挣到的？”

“一点不错。当然，我这样认为还有别的理由。无数的细微线索把我们大致地引到这个蛛网的中心，这里潜伏着这个不露声色的毒虫。我只提出格勒兹的这幅画，因为它使你进行独立思考。”

“那么，福尔摩斯先生，我承认你所说的这些情况很有意思。还